

吕洞宾全传

八大神
仙之三

呂洞賓全傳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出版

呂洞賓全傳（全一冊）

每部售洋五角



編輯者 新華書局

發行者 新華書局

印刷者 新華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英租界麥家圈
仁濟醫院對面

新華書局

呂洞賓歷史提要

洞賓爲八大神仙之第三者。姓呂名巖。唐浦州永樂縣人。少鍾山川之秀。長挹禮樂之藝。獨處寡儔。終身不娶。故道號純陽子。卽今所傳爲純陽呂祖師是也。祖師學道全在自修。初無人爲之指引。及遇佳人白牡丹。幾至全功盡棄。幸鍾離爲之超度。得脫本書。叙述呂祖師一身事跡。靡或缺漏。尤於其濟世行道之途。三致意焉。有心世道者。當以此爲善本。

呂洞賓歷史

目次

目次

- | | | | |
|----|--------|-----|--------|
| 一 | 洞賓鍾毓靈秀 | 十三 | 天際雲表來去 |
| 二 | 好學深思不倦 | 十四 | 飛劍山嵎斬虎 |
| 三 | 斗室危坐養心 | 十五 | 路迷桃花源泉 |
| 四 | 庭前椿萱並謝 | 十六 | 牡丹花下三戲 |
| 五 | 毀家惠澤黎庶 | 十七 | 一念錯犯天譴 |
| 六 | 異地琴劍飄零 | 十八 | 黃鶴一去不返 |
| 七 | 詩才七步服衆 | 十九 | 仙童力除左道 |
| 八 | 人坐馬帳春風 | 二十 | 活割額血療疾 |
| 九 | 名師托鉢來門 | 二十一 | 大樹接藥生春 |
| 十 | 鶴嶺山腰談道 | 二十二 | 漢江洛陽訪舊 |
| 十一 | 黃梁一夢華胥 | 二十三 | 泥丸着手長生 |
| 十二 | 雲房屬試仙術 | 二十四 | 洞賓仙籍添名 |

八大神
仙之三

呂洞賓歷史賀遵善識於武昌

姜山居士編

一 洞賓鍾毓靈秀

有唐一代文化之盛貿易之繁交通之擴張上絕千古下耀中世幾幾乎駕前
後漢而上文人輩出蔚起如雲一時傑出之士如農家兵家法家縱橫家以及
三教之宗九流之末無不各耀其所長以馳騁於倡明盛世之際進步之速靡
有涯涘吾人試讀唐代政治文化之史而知彼時人民之窮智角識正如今日
之以科學爲競爭之本者一也夫中國舊學之精萃千百年來無能發其玄奧
聖如仲尼亦不能言性命神怪之理而實則此爲哲學實用之專科蓋非探其
源者不能妄談者也孔子至聖矣然其爲言公理也政教也一本治世之正道
發爲普天之文章而不主爲虛無淡泊之藝術仍事業家立言之旨也自孔子

而下縱有聖哲亦不肯以立理而誇世。卽或有之。而世人未入於道焉。知從違。職是之故。神怪性命之理。終無人能發其精蘊。今人或以迷信目之。或以神道眩之。或以妄誕亂語嗤之。故其道迄未能明也。而不知千百年上盛唐之世。其有精此道而登於長生不老。飄渺於雲霧之際。出入於太虛之境者。大有人在。其人惟何。卽今人所尊爲呂祖師。師陽者是也。祖師呂姓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相傳爲東華真人。後身原當時東華度化鍾離時。誤有尋汝作師之語。故其後降凡鍾離果爲其師。而度之又傳爲華陽真人。後身以其喜頂華陽巾。也不知孰是。今述洞賓一身之歷史。當先述洞賓產生之所。洞賓唐浦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誼。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初母就妊時。異香滿室。天樂並奏。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真人生。而金形玉質。道骨仙姿。鶴頂猿背。虎體龍腮。鳳眼朝天。雙眉耀彩。額修顴露。皮潤體圓。鼻梁聳直。面色白黃。左眉有一黑痣。足下生有龜紋。始在襁褓。馬祖相之曰。此兒生相。

非。凡。自。是。風。塵。外。物。真。人。父。母。遂。愛。之。逾。珍。璧。稍。長。聰。明。異。常。童。日。記。萬。言。出。口。成。章。以。周。秦。諸。子。之。書。與。之。讀。輒。朗。朗。能。背。誦。其。目。力。之。精。銳。雖。宿。儒。非。其。敵。也。其。他。如。前。漢。人。著。作。未。有。人。爲。之。講。解。輒。能。娓娓。清。談。而。一。過。目。又。能。奔。流。自。然。無。絲。毫。凝。滯。真。人。之。父。初。延。一。師。課。之。半。年。師。求。去。詢。之。則。曰。公。子。進。步。奇。速。余。罄。所。有。而。與。之。矣。不。能。再。教。也。此。師。去。後。復。延。一。師。課。之。半。年。亦。然。其。後。延。老。宿。名。儒。與。之。講。解。凡。真。人。所。有。問。非。學。問。淵。博。之。士。不。能。立。對。而。所。語。又。爲。義。理。之。精。非。文。章。之。能。事。也。蓋。其。生。有。仙。骨。悟。玄。闡。奧。之。旨。已。發。端。於。此。矣。以。是。課。真。人。者。至。多。二。年。而。趨。避。若。弗。及。真。人。之。父。患。之。告。其。師。曰。孺。子。甯。皆。知。理。苟。有。所。惑。幸。師。舉。以。告。之。勿。以。其。驕。而。忽。之。也。師。曰。是。何。待。言。吾。苟。所。能。者。靡。弗。詳。若。以。強。吾。之。所。不。知。者。則。吾。難。矣。吾。之。才。亦。僅。足。以。課。公。子。一。年。真。人。之。父。笑。應。之。逾。年。真。人。之。學。大。進。師。固。請。求。去。曰。可。矣。自。今。而。後。非。余。力。之。所。能。及。也。於。是。真。人。乃。自。修。學。習。以。攻。其。所。學。而。不。復。延。師。以。課。矣。

一一好學深思不倦

呂氏之在浦州永樂縣也。如一時望族。遠近罕與論比。歷官御史司馬。諫議大夫之職。有唐以來。爲極盛至真人之父。則以歷代宦囊所積。自稱裕如。而又以奔波倏忽。出入於貴官顯者之門。心有所不甘。故棄官就家。間居賦詩酌酒。以自娛樂。膝下又無盛出。惟真人一人而已。故其視真人也。爲珍寶。無藝每諄諄訓誨之。思有以盛大業爲一代儒者。而不知真人之所成就。乃遠出乃翁之望也。真人之父。既見真人學貫羣藝。宏博無倫。問詢之曰。人皆有志。不能不自準定。汝今年長矣。所學亦深有門徑。盍一言爾志。真人肅然對曰。余見天下事物皆空也。富貴誠浮雲轉瞬。飄沒余固不足羨。卽人之在世。亦猶是浮雲。翬然墮地。頽然老去。其間不過百年耳。余歷覽衆籍。凡昔先儒之言。皆有未盡。然者或孜孜於功名。或岌岌於生死。或勞心焦思。逐逐奔波。爲子孫謀。余見其志之小矣。夫天之生人。必非使其默默以終。牖下已也。蓋與以精靈蓄以元氣。誠冀其

有所作爲以副造物之聖意。若世人之昧昧者，余無取焉。真人言時侃侃而談，意味正自深長。其父聞之，笑曰：「孺子此言固至道精理也。然孺子言雖如此，力或所不能。汝旣謂歷覽衆籍，果知先儒之中何者爲汝意所欽？從乎抑或竟無其人乎？」真人怡怡對曰：「先哲之聖明，余小子安敢妄及。周時老聃、莊周卽秉大道而行者也。惜乎其人不能見後世。末學陋儒但以文章者進取之階，一朝就學卽存其功名利祿之念，孜孜不滅，余敢斷其背天道矣。父曰：「汝謂老聃、莊周秉大道而行者，何所見之？」真人曰：「老子道德經明教人以出迷入覺之途，所謂一字一珠，靡不自天地之祕而來。至於周之說，雖較詭譎而實含至理。彼所謂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凡此之語，余知周必窮雲端霧頂遨遊自然，而卽其所謂栩栩夢蝴蝶者，亦必非妄言夢想。蓋至人無夢，夢者特夢其道耳。以周之賢，可謂至人矣。夢云乎哉？與其謂蝴蝶而幻夢，毋甯謂其悟大道而視一切爲迷夢。故老聃、莊周余深所欽從也。父

笑曰汝言非不然顧循此而論則余家之血嗣將自汝而斬矣汝意云何眞人之父爲此言蓋知眞人已身入道機必不以室家性命爲慮卽命其成家立業勢有所不能故知呂氏之後卽無人爲之繼揆諸世俗良深乖離然其父誠學問淵博之士豈不知大道所歸以眞爲窮谷呂氏之有後與否皆所勿顧特以此詢眞人之意云爾眞人不稍思慮卽坦然答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孟氏言之毅然亦不可謂非無見然人之在世生與死同者則生亦何爲死與生等者則死亦猶生不肖之子毋甯無子卽余所謂老聃莊周者吾人今日方斷斷相傳究其父其子之若何無人爲之文傳語宣則知人之生世間欲長生不老而傳之千萬世者其惟至道大仁而此至道大仁者苟得之以繼承祖業其逾於有子且萬萬也眞人言時爲狀至肅其父頻顙首笑曰吾惟汝性是適汝而成功闡道余又何求但年少須自主幸勿略失所本也眞人唯唯自是呂氏門中乃清寂如僧舍一滌其凡塵之氣而無有富貴繁華之習矣

三 斗室危坐養心

眞人既日夕研勵其學問焚膏繼晷兀兀不倦一時文名大盛士大夫翕然慕之謂年少老成如此他年功業不可限量因相與竊竊私論欲以甲家之女婚之又有謂甲家女貌不至善恐呂氏子未必克諧轉不若以乙家女婚之蓋婚姻爲人生大倫官家子弟年未弱冠每娶室爲完人此俗至今未改而以永樂縣望族如呂氏者又奚能免乎况以眞人之好學不倦人徒見其埋首伏案度必爲他日豐功偉業之基而不知其大謬不然也以古人之爭婚議姻者日必戶限爲穿其父每欣欣然謂人曰余子性癖與俗殊酸鹽余不能主之婚姻與否須問其已身人聞此言駭爲異聞意以爲婚姻大事父母不主轉而謀之於新郎豈得爲理顧以呂父爲通家碩望之長亦不敢面詰之因從其言而請呂父召眞人以詢所願眞人曰余之本旨余父知之深幸老父婉言謝之何必多此一舉父曰余煩甚矣汝自白之眞人乃出而告衆曰承諸公美意紛紛爲小

子○議○婚○事○諸○公○固○何○所○見○賢○於○小○子○小○子○之○所○以○不○敢○娶○者○知○命○之○所○關○中○途○或○天○故○無○論○何○家○女○決○不○敢○輕○易○諾○之○誠○恐○害○其○終○身○也○諸○公○今○日○雖○善○意○他○日○則○轉○而○爲○人○所○毀○謗○何○必○勞○神○自○是○以○往○幸○諸○公○之○勿○相○念○及○余○知○天○命○而○乖○人○事○亦○是○生○前○定○數○萬○乞○諸○公○海○涵○真○人○言○已○拂○袖○竟○入○衆○相○顧○失○色○莫○知○爲○何○呂○父○又○笑○曰○余○言○謊○否○余○子○性○成○乖○癖○非○可○理○喻○余○見○其○好○學○深○思○亦○聽○其○所○爲○而○已○衆○唏○噓○而○出○紛○紛○謗○論○謂○呂○氏○有○子○如○此○不○宜○其○墮○落○呂○父○力○不○能○敵○一○子○而○使○之○自○主○亦○太○不○近○人○情○嗚○呼○流○俗○之○言○每○與○眞○理○相○舛○以○衆○人○而○目○呂○氏○母○怪○其○然○日○後○之○駕○雲○騰○霧○飛○昇○入○仙○豈○世○人○所○得○而○知○之○哉○自○是○厥○後○人○不○敢○議○呂○氏○婚○但○有○唏○噓○悲○嘆○而○已○眞○人○則○屏○煩○滌○慮○悉○心○事○其○向○旨○室○中○每○覽○籍○罷○輒○兀○坐○而○養○心○如○老○僧○之○入○定○然○不○聞○不○知○一○其○念○於○大○道○之○軌○焉○家○人○與○之○食○則○不○却○不○與○之○食○亦○不○索○久○之○人○慣○習○忘○其○家○之○有○呂○洞○賓○也○世○戚○之○往○來○親○族○之○酬○酢○以○及○婚○姻○俗○禮○之○所○皆○呂○父○爲○之○人○又○議○呂○子○爲○

瘋癲矣。蓋以年方弱冠之士，人不逐逐於爽心適目之所而獨處寡儔於斗室中，以自窮其身。世豈有此理？此人况呂家本係世第士宦，舊習所欲無不遂。非如今世逃入空門者，以迫於不能在世，或經大逆不道而覺悟，或鑒功名利祿而灰心，或逼於立錫無地，以圖寄食之。所以彼言此更復有天淵之別。然而呂氏子之必欲自尋其苦於個中况味者，抑又何故？嗚呼！此仙骨之所由來，而千百年中卒不能得一二人也。

四 庭前椿萱並謝

無何歲月，催人韶光不留。蛇龍厄運，靈椿乍飄。呂父年事既高，偶冒風寒，遂致不起。家人環哭一門，爭悲洞賓盡孝成禮。苦次昏迷，遠近之來吊者，車龍馬水，雜沓門前，皆誇呂父之德，轉悼其不壽。未幾，桐棺三尺黃土下埋，而呂父就窀穸矣。自是洞賓家中舍僕役而外，僅洞賓與其老母二人。老母者，年較呂父略高，而龍鍾老衰亦殊甚。惟其性知善，故守身執玉，巖景怡怡。洞賓恆侍母側，以

誦經養心爲事母亦甚安之。然以洞賓不娶而獨居對影顧形有時不能無耿。耿於心中老人之意首必以家庭團聚爲樂而娶媳抱孫尤爲年高人之所希冀。是誠無怪呂母之不能釋然也。惟洞賓天性至孝凡母有所需輒無不立應之。有時母言未發而洞賓則迎其意先爲之以是深得母心。惟於婚娶一事則洞賓雖知母心未安始終持其獨身主義不可移易。母亦賢其子而知其子之修行有素也。遂亦聽之初不現於言辭。洞賓於侍母之外仍兀兀以究其道。至終夜不寐。呂氏母子螢螢之影自局外人觀之且覺其岑寂淒涼。而洞賓則且甚樂也。光陰易駛年復一年而呂母倏已物化。臨終謂洞賓曰。吾適見紅衣人至吾側。謂將接吾往。見西王母並言吾子賢哲必有可爲。汝其謹記之。洞賓涕泣從命。母溘然長逝。既而復蘇。謂洞賓曰。好自爲之。余心樂甚。余此後將往天國也。言已遂逝。洞賓悲號慘慟盡禮彌切。嘗流涕謂人曰。余母以余不娶嘗耿耿於慈心而生前又以余樂道喜寡卒未言其所以實則母心苦矣。今西遊之。

頃尙一再以言付余。余悲余之母所志矣。自是益勵其精神。能力悉孜孜於道。雖寒暑不解衣。復嘗至父母墓側。終宵露宿。人見之無不稱爲純孝。時呂氏僕役中有服役多年而已老髦者。洞賓送其行。以厚資贈之。俾自圖生。其他僕役苟欲回里省母。或圖成家立業者。亦復如之。邑中人或與呂氏故交。或與呂氏鄰居。或卽與呂氏無絲毫相關。苟其人貧困顛倒。不能自給。洞賓依其所欲。與之不計多寡。隨來者之意所向而遠近。乃卒無奔波死亡慘如是者。年餘。洞賓之家資已略無盈餘矣。惟剩有薄田若干。但得供其生計。而洞賓之好施如故。人皆爲洞賓危。洞賓曰。吾幸而生富貴家。苟不然者。豈其餓死人生天地間。甯無自生之路。苟非疾疢彌年。殘病終身。雖窮困至於如何極境。必有豁然貫通之日。余以爲家資之有否。毋與吾生。余不以窮迫而懼焉。人聞之皆感激涕泣。永樂縣中慕其道者。遂勵行善事。一時風尙爲之大變。亦見真人未成功前之仁德矣。

五 毀家惠澤黎庶

洞賓毀其家資十之八九。遍惠里人。存者僅爲飲食起居之需。人已爲洞賓咄咄惜矣。而遠近之來者。以其名昭著。相與踵門乞助。日必三五人。洞賓謂衆曰。諸君大難。余亦無所積矣。請質余之產。分與諸君可乎。邑人聞洞賓言。立前勸阻。因助資代施。來貸者命之遠去。貸者一一出。而其他之窮民復至。邑人復爲洞賓言其狀。以却窮民。且曰。汝輩自知求食。亦知呂氏家資已爲汝輩散盡乎。昔呂家門閥光彩。弈弈誠埒於陶朱之富也。今則踽踽踈踈。惟呂家公子一人矣。自後歲月既極。其顛連而汝輩又源源不絕。勢將使呂公子流於乞丐乎。幸速散勿再來。至衆中有老者聞此言。嘆息而行。年少者氣盛不肯去。乃對曰。呂家既無程羅之資。何爲前日惠澤貧民。若是其遠而廣也。吾輩迫於飢寒。無助來此行。乞非呂善人何以知吾儕之苦。世果有富者無如其守財以終。吾儕將如之何。衆言次皆下跪於呂氏之門。洞賓聞之。出謂鄰里曰。諸公爲吾解厄。誠

可感激然彼輩既疑吾富而不仁苟不罄吾資以與不足以白吾志卽諸公之被擾擾亦終無已時且吾向之待人若此今之待人又如此彼輩苟可圖生當不至冒風霜雨雪來此呼籲吾何厚於前人何薄於此來之貧苦同胞吾今以諸公作證悉以我呂氏之產抵押爲現金以贈衆貧苦同胞亦所以解爾我之厄矣隣里長老聞此言咸太息曰甚矣善人之不易爲而好施仗義者乃至如此天道豈其爽耶又謂洞賓曰公子苟鬻產貨宅一無所剩後此圖生何以爲計幸公子少垂察之洞賓曰余本欲以此身外物公諸衆人特以余求學修養之日未抵進境故暫以此糊余口今若此余復何能置之不問諸公勿爲余計請卽以余產貨之衆復以洞賓自薄如比心良不忍有勸其暫不變產者有勸其託人代募金而償貧民者卒之衆人以愛洞賓之故不忍其顛連以自罹苦痛洞賓曰余年少而能自給天必有以引余以康莊之途也諸公勿憂幸如我之計行因卽日出券貨產悉其所有者分饋貧人衆皆喟然曰天平呂氏有此

子而使無後不知蒼蒼者何所報也是呂洞賓之好義慷慨乃聞於浦州人士

六 異地琴劍飄零

洞賓既蕩其家產之全數而益貧人已乃無所恃給遂攜琴一劍一遠行大江南北冀遇異人終身而事日久未得裘典馬鬻幾於貨舂爲生夜則荒宿山寺古廟間或卽斜臥於蕪草老樹中以度寒宵日則麻麥一升或竟不得一食者亦聽之而已一日至德州界行平野中飢極無可覓食而身外又不名一錢躑躅以行經五六里見有人家蓋一鄉村也村不甚大所居又皆貧民村口有溪水流通甚清溪上一寺榜曰涼泉因捱身入寺中寺傾頽不勝風雨窗戶皆剝落寺門僅餘其一若百年前古物洞賓方入寺有老僧皓首駝背前來作招呼狀洞賓曰寒儒漫行失道至此得一椽以避風雨可乎僧顛首示允洞賓曰何室可居須得法師指導僧曰任君所擇寺中僅余一人也洞賓遂至廊廡下見左壁一室爲狀略完好中有草榻塵埃盈尺洞賓以僧既許遂入室坐榻上置其

琴劍於榻中思己身已餓極安得壺漿少許以飲欲問老僧又不敢言既思老僧爲大慈悲人我旣窮途至此必有以相惠思念之頃不覺倦極遂登榻而臥枕琴倚劍如梅妻鶴子之相愛然以日間奔波太疲觸枕卽鼾睡明旦而起餓益甚私念老僧何不至此豈其他出耶轉瞬間見几案中有乾糧盛設意此物胡自而至度必爲老僧所贈矣因未得僧意卽不敢食如是者又一日但起伏於草榻間神疲力竭幾幾垂斃方倚榻假寐間老僧忽入洞賓立起以迎僧曰君在此兩日夜矣何飲食之不需病耶抑仙耶余以一人懶炊每以乾糧果腹今見君久久不殮故遺糧至此不圖君乃未取抑又何爲洞賓肅然對曰感法師盛情余實銘感不盡余未聞法師命安敢竊取僧曰誠哉君也君今殆臥甚矣盍速啖之言次卽以乾糧呈洞賓之前洞賓謹接取之立啖而盡再拜稱謝僧問洞賓曰視君狀貌如貴家公子而落魄至此何耶洞賓言少小慕道此次遠走山陬海澨欲得一師以度因復肅然言曰法師年高道深必有所得盍請

一。度。窮。士。僧。笑。曰。以。年。事。論。我。固。長。於。汝。也。以。道。義。論。我。則。將。以。君。爲。師。君。何。
 所。取。於。老。衲。乎。我。儕。不。幸。而。爲。和。尙。絕。人。生。之。至。趣。拋。父。母。以。荒。居。亦。太。苦。矣。
 尙。何。暇。以。孜孜。求。道。洞。賓。聞。其。言。知。僧。俗。人。也。亦。不。力。請。但。恭。肅。對。之。僧。又。曰。
 至。於。君。之。近。况。吾。且。有。一。計。足。以。度。君。洞。賓。聞。言。愕。然。急。訊。何。爲。僧。曰。君。非。讀。
 書。明。理。之。士。乎。君。非。貧。困。顛。倒。無。以。爲。計。乎。若。然。我。則。可。以。度。君。洞。賓。不。解。又。
 問。何。爲。僧。曰。距。此。三。五。里。之。遙。有。一。富。翁。沈。姓。家。僅。一。子。欲。得。一。西。席。以。課。乃。
 苦。無。所。得。日。者。張。示。通。衢。遍。求。名。師。老。衲。見。君。狀。貌。當。必。爲。學。問。淵。博。之。士。君。
 如。雖。往。老。衲。可。引。就。也。洞。賓。一。聞。是。語。初。頗。不。懌。念。已。來。特。爲。求。道。豈。爲。人。作。
 師。以。自。尋。煩。惱。耶。既。念。道。家。有。隨。緣。所。適。之。語。因。亦。允。之。况。已。身。躡。居。古。刹。良。
 非。得。計。因。謂。僧。曰。法。師。度。我。我。固。甚。樂。然。不。知。我。能。課。彼。子。否。僧。曰。能。不。能。姑。
 勿。論。君。且。往。試。之。何。如。洞。賓。曰。佳。遂。與。老。僧。出。古。寺。行。平。野。中。凡。四。五。里。至。一。
 村。落。僧。曰。至。矣。沈。氏。之。家。在。村。中。也。吾。輩。當。覓。其。後。門。而。入。言。次。過。村。中。小。巷。

凡五六數遂抵一巍然高大之巨廈則卽所謂沈氏之宅也

七 詩才七步服衆

僧引洞賓至沈宅前求門者爲通言有寒儒呂某願爲富室西席請主人容納門者以狀入報命僧與洞賓立門外久之始出曰主人請入望大和尚與客進室小坐僧遂爲前導洞賓尾之因至廳堂卽有僕役持茗進爲狀亦頗有禮不似富家之向以勢利爲目的者比也俄而一面團團之老翁自內徐步而出相見問姓名僧謂洞賓曰此卽沈翁富人也翁笑問僧言方外人何得交名士僧謊其狀以對意蓋掩飾洞賓之窮沈翁又詢洞賓何事至此言雖極遜而眉目間則時時露其驕態洞賓一一以實對言貧士落魄江湖窮無所歸因蒙老禪師法濟又命至此投効翁笑曰可但寒舍不知卜鸞樓否言次命僕出酒肴享客更爲老僧設蔬食食之其富人之態度尤豁露於眉目間時方秋季日已向晚沈翁置酒高堂以宴客座中卽謂洞賓曰君遠來至此千里遙逢良

非易得。盍不滿斟言次。勸洞賓飲。又昂首望天空。曰。晚晴秋雲。正如君身。清白幸蒙高軒枉顧。得一詩爲記念。可乎。洞賓顙首。卽請翁命題。翁曰。卽以望雲卽景。何如。洞賓曰。後生掉斧班門。本當藏拙。今旣蒙盛情。甯敢稍辭。但幸翁之勿嗤也。言次。卽信口吟曰。

我昔山中住。片雲常護身。隔江望雲影。回首憶慈親。白髮衰年景。青衫客路塵。雞豚看比戶。愧煞遠遊人。

洞賓吟畢。翁卽指手贊曰。佳句佳意。足見曠才不俗。但先生未免太遜耳。洞賓亦力謝不敏。老僧則但知二人之相謙。初不審所謂云何。翁顧僧曰。呂先生眞吾子師也。以此曠才而淪於異域。甯不可惜。遂益加顏色。並爲洞賓斟酒。僧亦大喜。感沈翁之意。洽也。又時時以目視洞賓。表其介紹之功。意復察視洞賓度。必色然狂喜者。而洞賓初不爲意。以隨緣所適。亦復聽之。酒半。翁乃命其子出拜。洞賓亦恭肅答之。子見洞賓藍縷狀態。似不悅。洞賓亦知之。姑默不言。飲旣

畢翁謂洞賓曰先生卽可在此荒宿不必在往古刹矣有何留寺中當命人領取洞賓言身外無一物但琴劍各一而已遂命之取之又詢洞賓別有所需否洞賓曰百事惟翁所命但每日清晨余自閱書公子不得入翁曰可清晨中余子尙未起先生自行所是可耳二人談次僧遂辭去臨行翁贈僧以金僧固不受翁強之始受金而去面怡怡有得色自是洞賓居沈宅而爲西席進退之間賓主之誼頗極契合翁嘗謂人曰得師如呂先生吾意足矣然吾終不解以呂先生之賢明奈何飄零至此蓋翁雖爲俗人而學問亦殊淵博誠書香累弈之家也故其能識呂洞賓如此不然富人濁物耳焉知人之賢不肖者哉

八 人坐馬帳春風

沈翁延洞賓居家命其子名德懷者朝夕相隨不離寸步德懷素性浪蕩所爲如禽獸飛奔躑躅如其意前此業師皆不得禁乃翁亦無如之何也自遇洞賓俯首貼服如赤子之於慈母然非獨無浪奔胡行之舉卽命其出亦期期似不

可○衆○人○皆○曰○師○教○之○嚴○也○而○實○則○洞○賓○之○御○德○懷○如○兄○弟○朋○友○然○從○無○有○高○聲○斥○責○之○者○沈○翁○驟○見○德○懷○馴○良○之○狀○心○特○不○忍○以○爲○洞○賓○必○如○何○虐○待○也○繼○訊○德○懷○德○懷○曰○師○性○可○愛○我○與○之○對○坐○如○紅○花○綠○葉○之○在○前○實○不○忍○別○離○我○亦○不○自○知○其○如○何○也○一○日○沈○翁○早○起○念○其○子○德○懷○者○不○知○已○往○入○學○否○因○徐○步○至○書○室○聽○之○則○德○懷○讀○書○聲○朗○朗○初○無○他○人○也○又○竊○窺○書○室○中○情○景○除○德○懷○埋○頭○誦○書○外○惟○見○帳○中○點○坐○一○人○雙○目○緊○閉○胸○腹○高○聳○正○如○老○僧○之○入○定○望○之○儼○然○起○敬○再○視○翁○則○果○洞○賓○也○沈○翁○不○敢○驚○其○心○神○遂○匿○身○回○已○室○心○竊○怪○德○懷○之○皮○頑○何○以○一○得○其○訓○練○卽○馴○服○如○此○也○始○終○莫○明○其○究○竟○或○日○沈○翁○設○宴○飲○客○請○洞○賓○與○讌○席○次○縱○談○今○古○凡○洞○賓○所○語○皆○他○人○所○未○能○道○者○雖○宿○儒○名○彥○皆○折○服○和○師○賢○沈○翁○益○奇○之○已○而○席○散○客○皆○辭○去○翁○乘○間○問○洞○賓○曰○小○子○德○懷○素○性○好○動○今○得○夫○子○栽○培○一○靜○如○此○春○風○座○上○眞○飲○醕○而○醉○老○朽○竊○不○解○夫○子○之○教○人○何○其○速○而○効○也○家○人○小○子○皆○以○夫○子○爲○仙○人○矣○洞○賓○笑○曰○人○性○本○善○習○俗○

以誘遂導入於惡途公子本性靜而好學也以前師監督之嚴外物利誘之深遂驅而之於動萬物惟理性所適輕而易舉逆理性而施艱而難成吾之教公子無他術惟適其性耳世人或謂教子弟須督責謹嚴此其大誤矣蓋督責者萬分勉強之惡舉也雖當時使人馴服而一弛卽不可救藥事惟寬縱而適其性重復去其性中染習之不善者縱曰亂絲亦得清理而況性靈之童子乎此其道翁必能早審之也翁曰先生之教善矣先生之言諒矣世俗安得有此亦安能爲是根本之旨哉老朽亦將從先生學深知先生之立旨究道心有獨得也翁爲是言狀恂恂然甚恭肅初非喜言洞賓遜曰翁何言之謙也以晚之託庇尊府得邀青睞幸矣更何敢妄冀哉翁曰吾言至誠吾感先生精深邃理故有所冒請非妄瀆也先生苟不棄盍以見教洞賓再三辭謝旣復詢曰翁何所見而云然此非滑稽之甚耶翁五色曰曩見先生在書室中參禪入定老朽竊自門外窺之見一線紅光透躍額角是以知先生得道也洞賓笑答之自是沈

翁之敬洞賓不啻如富人之供財神焉。

九 名師託鉢來門

洞賓以落魄江湖之餘得老僧爲介延入沈氏而又以賓主之間日事密切在他人固已安之若素矣而洞賓以養心求道必得一人爲之道苟遂遂於生計爲人作嫁豈其前途之福耶一再思維計欲脫絆而走而言念大地博博何日得遇因復苟且安之幸洞賓萬慮淨盡一心歸真故當清晨暮夜卽闡發其至道暇則以所學授德懷沈翁之樂心不知如何也光陰如箭轉瞬年逾洞賓求道日深德懷求學亦日進洞賓私意不如乘此一去歷走名山大川以究其至道夷猶三五日卒不能決一日有老僧過沈氏求見主人沈氏以爲託鉢來乞也初不之允僧乃堅請遂召之入視之係一鬚眉盡白之頭佗約其年必八九十遐齡矣而觀其行步舉止乃如稚童所謂龍馬精神飛鶴儀表者庶乎近之僧旣入沈翁問其何來又訊其所見教僧笑曰富人深懼僧道蓋恐遊氓之

剝富人。也。老衲見之多矣。今翁乃不然是知翁爲好義慷慨之士也。沈翁聞其言。知有譏諷意。亦不立答。僧又曰。余知富人好義慷慨。而又觀尊府門前際際有異光。則知府中必有異人。是以求教。翁曰。法師所見云何。余家中固無異人也。僧曰。府中有外賓乎。翁忽猛省曰。有之。則余家西席呂洞賓也。僧顛首曰。是必當然。請翁引以一見。何如。翁諾之。遂以其語告洞賓。洞賓聞之大喜。度必爲有道之高僧也。立出而就見。僧殊不遜。安坐如故。洞賓下拜乞度。僧曰。毋躁。汝在此授子弟有夙約乎。洞賓搖首曰。否。曰。然則汝能從吾行乎。洞賓曰。寒士慕道。方求之而不得。蒙法師不棄。引以遊處。是果寒士之大幸也。奚有不可時。沈翁亦在旁見。洞賓敬老僧如此。知僧亦必爲異人。及聞洞賓將從僧遠去。心滋不樂。卽乘間請曰。子小蒙呂夫子明訓已年餘矣。苟夫子棄而之他。老朽將何以求之幸。夫子少垂察。洞賓曰。余自知寡陋。嘗慮不足以副付託之重。老僧吾師也。今渠法駕前來將督吾以學。余學成當復來以謁君。今則不可留矣。語次。

再拜請翁恕瀆翁。無奈卽日治酒肴爲洞賓餞行。德懷出而聞師遠行抱頭大哭。狀至悲憫。洞賓見之亦有所觸。老僧正色謂洞賓曰。汝養精蓄銳求道十餘年。今乃染此塵緣。若再不自援。汝業殆矣。洞賓聞言頓悟。遂立妄德懷之悲。轉爲至樂。酒罷。洞賓攜琴挈劍從僧而行。沈翁敦送之門。爲之顫然不樂。自此一去。洞賓乃寢寢而登於上仙矣。

十 鶴嶺山腰談道

老僧者。行步如鶴。縱身如猿。獠洞賓無其匹也。洞賓行十里許。喘喘然不可及。老僧遂駐杖笑謂之曰。少年人羸弱如此。何能隨吾。洞賓又竭力尾之。俄同行至一山下。老僧曰。汝知此何處乎。洞賓搖首答不知。老僧曰。此名鶴嶺。道者論道之所也。汝欲登乎。言次登山。洞賓又尾而之上。老僧乃坐石澗。撥青草爲戲。草皆化蜻蜓飛去。洞賓大驚。跪求教。因叩首請曰。仙可爲乎。老僧曰。修之則爲仙。不修則爲鬼。奚不可爲。洞賓曰。修之之法奈何。曰。仙有五等功。有三德在人。

修持何如耳。洞賓曰：何爲三成五等？老僧曰：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謂也。五等者鬼、仙人、地仙、神仙、天仙是也。洞賓曰：何謂鬼仙？老僧曰：鬼仙者，五仙之下。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亦難如蓬島終無所歸止。但投胎就舍而已。洞賓曰：鬼仙有何術何功？而至老僧曰：修持者其始不悟大道，而彼求速成，神如稿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洞賓曰：何謂人仙？曰：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術，信心苦旨，終始不改其志，是曰人仙。洞賓曰：何謂地仙？老僧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氣，身中用年月日時，先識龍虎，次配坎離，辯水源清濁，分氣候早晚，察二儀判三元，分四象列五行，定六氣聚七寶，序八卦行九五，煉形任世而得成者，曰地仙。洞賓曰：三仙之名，旣聞命矣，敢問何爲神仙？老僧曰：神仙者，以地仙厭居人世，用功不已，而金精煉質，玉液還丹，田煉形成，氣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形忘，入仙。

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滅純塵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洞賓曰然則天仙者奈何老僧曰神仙駕離三島而傳道人間道上有功入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住三十六天而返八十一陽天在八十一陽天而返。三清虛無自然之界是曰天仙洞賓曰鬼仙不求天仙亦不望也地仙與人仙。神仙之法可得聞乎洞賓曰凡神仙不出小成法地仙不出中成法神仙不出。大成法其實一也人能求道卽不難以道求仙仙人之間雖相去萬里而一言。蔽之則相差一紙耳穿透此紙則爲仙否者則爲人天下萬物悉由此分汝當。亦知之洞賓聞言不解其所以然轉又詢曰法師可得以術相傳乎老僧曰須。悟此理方有此術若論術而舍理非成道之基也汝旣不解余當引汝至一處。言已挾洞賓自嶺而上信步遂行。

十一 黃梁一夢華胥

二人旣上鶴嶺至一極高之山巔古柏聳天虬松橫前老僧以手指南方曰此

爲○求○道○之○所○矣○洞○賓○望○其○所○指○見○森○林○中○有○紅○牆○隱○隱○然○兀○立○復○前○進○至○一○處○
宏○宇○軒○廠○高○入○雲○表○雖○爲○屋○不○多○而○形○殊○壯○麗○入○其○處○空○無○所○有○但○中○一○神○像○
作○古○衣○冠○塊○然○兀○坐○而○已○老○僧○曰○此○太○上○老○君○也○汝○宜○知○之○洞○賓○伏○身○再○拜○拜○
已○而○起○老○僧○又○引○之○入○內○殿○見○壁○上○題○詩○三○絕○老○僧○曰○讀○此○可○以○自○悟○洞○賓○恭○
立○誦○讀○詩○曰○

坐○臥○嘗○攜○酒○一○壺○不○教○雙○眼○識○黃○都○乾○坤○許○大○無○名○士○疏○散○人○間○一○丈○夫○
傳○道○眞○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由○東○海○別○是○蓬○萊○第○一○峯○
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
洞○賓○讀○畢○急○求○指○示○老○僧○曰○汝○意○云○何○盍○一○吟○以○見○志○洞○賓○因○立○吟○曰○

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垂○帶○布○衣○衿○誰○能○世○上○爭○名○利○欲○事○天○宮○侍○帝○神○
老○僧○曰○汝○意○吾○深○知○然○爲○時○尙○早○實○告○汝○余○雲○房○先○生○也○居○此○鶴○嶺○上○有○年○矣○
以○汝○好○道○故○引○至○此○洞○賓○知○爲○雲○房○先○生○再○拜○求○度○遂○長○跪○不○起○蓋○雲○房○先○生○

爲漢鍾離氏之道號自漢至唐百千年尙得見古將軍顏色甯非異事方洞賓長跪乞度時雲房引手使起謂曰汝業尙未克臻於極預待時而行也時洞賓腹饑甚欲求食轉又不敢言雲房早窺其隱謂洞賓曰汝殆餓乎余當煮黃梁爲汝解飢言已遂入內殿之後室洞賓神力旣疲不能久立適見殿下有蒲團一具遂坐而休息久之雲房不至已復困極遂就蒲團上假寐神方安睡而夢景忽現卽似此身爲年輕士人赴京就試以對策中上意及第爲狀元始自節署擢台諫朝院秘閣及指揮使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孫甥雲遶簪笏滿門如此數十年快樂已極又獨相十年權勢喧赫偶被重罪抄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子然辛苦萬狀正立馬風雪回憶浩嘆忽然夢覺入視雲房炊猶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謂曰仙人知我夢乎雲房曰汝夢千層萬狀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轉瞬耳得不足喜失何足悲世有大樂後必有大憂也洞賓喟然嘆曰今而後惟求仙人之超拔矣雲房

曰。汝非不求道而尙有此幻夢。余觀仙籙。汝尙得越時飛昇。幸好自爲之言已。拂袖而行。洞賓追之不及。

十一 雲房屢試仙術

雲房方與洞賓論道轉瞬。拂袖而行。已不知所在。洞賓再拜送之。並自語曰。彼仙人也。下凡來度。必與有宿緣。臨別贈言。當謹記之。遂由鶴嶺而下。行郊野中。見有農人往來於田畝者。問之。則知爲秦地。深自怪曰。我方在魯境。沈氏之家。課子憶來。此本不甚遙。何以有千里之隔耶。因念仙人有縮地飛度之方。此必雲房之導我無疑矣。且思且行。復經十餘里。見有市肆。人聲喧雜。錙銖互較。洞賓以飢渴至市售糧。既付值而僅與糧食之半。心不然之。繼思道人以博愛爲懷。何必與較。遂笑受而去。方行十許武。遇一丐者。近前求施。洞賓與以物而丐者索取不厭。又與之又索。言大而誇。指謫交加。洞亦聽其所爲。再三笑謝。丐始忿忿去。丐去後。洞賓乃緩行。出市有一人牽羊來迎。謂洞賓曰。余家飢寒甚願。

以此羊貨於市得八十金而市中爭以羊瘦弱不能得售。主先生幸勿余計。乞受羊而解余厄可乎。洞賓立應曰。可。轉復言曰。汝既乞八十金。不若取余資而償汝。願羊則曾由汝牽去。余無所用其人。曰。世焉有是理。余之鬻羊價已昂矣。而又取君之值。是不啻盜君也。烏乎可。遂以羊與洞賓。洞賓笑受之。立付其值。其人諾諾去。洞賓乃牽羊至野牧於市北之山麓。時已向晚。人皆歸家。理晚炊。山野中寂無一人。洞賓自思下鶴嶺至此。乃一變而爲牧羊人。亦大可奇思。慮間忽一虎自山上奔下。勢汹汹欲得羊而噬。洞賓兀立不懼。以身蔽羊。而當虎。虎前扑數次。卒不噬。洞賓大嘯向曠野。問奔去。洞賓俟虎去後。見時已日暮。欲復行至市中覓一客店以居。行次山麓。忽有物觸趾。其聲鏘然。視之爲婦人珍飾。間亦有紋銀十數兩。洞賓知爲路人所遺。欲往償之。而不知其處。欲不償以擲原處。則又恐爲他人所擲。或竟棄沒於水土中。致原失者無以爲生。轉輾思慮。只處靜候。以待原主。因亦不復入市。卽於擲銀處席地而坐。以羊繫山麓一。

樹下復以琴劍二事置其坐處之前兀然以候來者坐而既久寂無一人夜深風起冷露貶骨身坐山下如在雪窖洞賓愧然自持略無蘊色久而久之卒不見人影半截但聞猿啼虎嘯淒切相聞而已時洞賓之羊已在樹下就眠洞賓至前視之羊忽躍起對之長鳴爲狀甚駭而洞賓亦不知所以回首前望則見有數人奔躑前來前一人手中持火若有所覓洞賓竊念此或爲失物之主入矣因在山下咳嗽示意卽聞數人相語曰山野中似有人露宿豈不奇怪洞賓聞語聲啾啾又見衆人行在目前卽昂首詢曰諸君來此何爲將有所覓乎衆人聞聲立應曰汝何人夜深至此余輩失銀鈔特來尋覓汝有所見乎洞賓曰汝輩所失者爲何物請明言之衆一一告之洞賓曰然則是物得原主矣余守此至通宵今乃不枉言次以物與衆人衆感極欲以分與洞賓固不受曰吾苟欲君輩物者早亡之可耳何必候此衆皆嘆賞遂與洞賓恭肅爲禮欣欣然自去衆人去後洞賓仍坐於山下以待天明時雄鷄已唱天將破曉忽有一莽

漢○自○山○中○突○出○遍○體○血○肉○淋○漓○爲○狀○猶○惡○洞○賓○於○天○色○熹○微○中○望○之○不○禁○慄○慄○危○懼○莽○漢○至○洞○賓○前○號○泣○言○曰○汝○宿○世○殺○我○今○當○償○我○命○洞○賓○坦○然○曰○殺○命○償○命○理○也○何○必○匆○皇○言○次○遂○起○持○劍○欲○自○刎○謝○之○忽○聞○空○中○大○聲○叱○咤○莽○漢○忽○已○不○見○但○一○人○撫○掌○大○笑○而○下○視○之○乃○雲○房○也○洞○賓○始○豁○然○頓○悟○

十三 天際雲表來去

洞○賓○忽○遇○雲○房○知○日○間○所○遇○皆○彼○幻○化○仍○卽○再○拜○乞○度○雲○房○曰○吾○以○法○歷○試○子○子○堅○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尙○未○完○足○須○晨○夕○修○之○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之○主○則○所○向○當○無○掛○礙○子○須○念○人○世○本○末○洞○空○原○無○一○物○自○人○累○於○物○欲○而○虛○者○始○實○必○却○其○欲○反○其○原○卽○實○者○亦○虛○蓋○神○在○萬○物○之○表○開○究○其○始○生○保○合○完○固○毫○無○滲○漏○勿○自○礙○於○形○色○則○實○者○始○虛○必○固○其○精○窒○其○欲○而○精○在○不○希○之○天○則○實○者○常○實○二○者○完○全○道○成○之○基○也○能○如○是○則○老○者○可○童○少○者○可○壽○可○以○身○遊○紫○府○可○以○名○書○玉○冊○可○以○爲○蟲○鼠○可○以○爲○虎○豹○遊○神○所○至○百○物○能○幻○不○獨○長○

生不老之術也。洞賓聞其言，大悟曰：「若非仙人提醒，迷途幾於一身陷塵網。」今卽請師事仙人，幸不棄頑固，一爲指導也。雲房乃以長生秘訣、金丹火訣、青龍劍法，悉授洞賓。洞賓逐一領略，悉已神會。雲房曰：「子今可以自去，但遇害生者，得有時除之，否則不能傷及一草一木。」此蓋仙家之定理。汝其識之。言次，又爲洞賓指去路。洞賓向前而望，果見有道路崎嶇屈折，再回首視雲房，已復不見。因由山麓而行，忽念昨夜攜來之羊，不知如何前行，至樹下觀之，但有羊繩一索，始悟羊亦雲房幻化也。洞賓至此，樂極卽就雲房所至路途而行，隨處似有青雲冉冉在足下，蓋已長駕雲霧之上。而洞賓不知也。回視下塵，如草芥泥土。黃白呈目前，再昂首翹望，則長空淨碧，點塵不染，惟見遠處有五色雲薄影而飛。因悟此必爲仙人之聖蹤也。遊行久之，身乃漸漸下，似彼雲端。亦知洞賓應往之處，已到如人之駕車，然乃爲之停駐也。洞賓亦不問其如何，但隨境而遷，不置可否已。而果下至一處，視之則在高山峻壁之中，亦覺目前裊裊然有羊。

腸○小○路○因○卽○從○小○路○而○行○隨○興○所○至○初○不○計○其○路○程○遊○行○約○五○六○里○見○一○人○在○山○下○驅○鵝○鴨○狀○似○村○中○貧○家○子○弟○鵝○鴨○繁○多○至○數○百○隻○一○人○驅○之○皇○皇○若○不○及○其○人○欲○東○而○鵝○鴨○忽○至○西○其○人○欲○前○而○鵝○鴨○又○忽○後○左○右○顧○盼○爲○狀○甚○疲○洞○賓○在○山○上○望○之○不○覺○啞○然○失○笑○因○念○世○間○逐○逐○爲○利○者○何○莫○不○若○是○明○眼○人○見○之○宜○其○嗤○爲○煩○惱○也○方○洞○賓○獨○立○觀○望○時○忽○見○鵝○鴨○四○散○洶○入○水○中○其○人○大○恐○急○前○阻○之○已○不○可○及○轉○瞬○鵝○鴨○浪○游○溪○流○逍○遙○自○適○其○人○憤○急○大○哭○洞○賓○憫○其○情○因○在○山○上○以○劍○作○勢○而○鵝○鴨○瞬○卽○上○岸○若○有○人○水○中○爲○之○圍○驅○者○其○人○大○喜○卽○跪○地○以○謝○天○口○叻○叻○不○休○洞○賓○一○笑○置○之○旋○見○其○人○驅○羣○禽○於○所○向○之○路○而○去○是○爲○洞○賓○習○仙○術○之○初○蓋○卽○雲○房○所○授○之○秘○訣○也○

十四 飛劍山嵎斬虎

洞○賓○旣○解○牧○童○之○厄○仍○復○依○其○山○路○而○行○隨○性○浪○遊○不○計○程○里○偶○至○一○山○聞○有○衆○人○呼○嘯○聲○甚○烈○遂○登○山○巔○觀○之○乃○知○衆○方○逐○逐○然○以○驅○虎○也○洞○賓○一○見○奔○逐○

之狀知情勢迫極因卽下山詢之一老者云是山多虎村中被其害者不知其數有一虎白額金睛威猛無比其爲害亦最甚人遇之無不被其吞噬村中有孀婦守節二十餘年膝下僅一子前月與僕人入園取果爲虎噬去其母痛恨之極幾不欲生里人好事者爲訟於縣縣令哀其情切令獵戶率居民捕之今方入山共剿也老者言次日注洞賓意若訝其突來之奇洞賓聞之亦爲動念俄見衆人長槍短械鳴鑼圍至山下果有一白額金睛之虎自深山奔騰而出遇人輒噬爲勢甚猛連傷數人咬牙咆哮卽依山陽而立若與衆人決鬥逐虎者見同伴有三五人已先後受傷皆木立觀望不敢猝近卽有奮勇之士亦徒攘臂空呼不敢向前驅進適洞賓與老人談論衆見洞賓身體魁梧狀貌清奇乃相謂曰若得此人共搏虎則大害可除也中一人曰視彼形狀必爲有道者有道者以救人爲本何不迎之衆曰然於是一呼百應皆至洞賓前求助並曰此虎傷害多人本縣出令剿捕惟虎勢猛勇力非所敵今負嵎山陽厥狀怒甚

吾輩實不能近伏望道長仁慈普澤爲民除害言已衆皆叩首洞賓念仙人固
以濟世爲旨但突殺一虎亦非博愛之道轉思虎旣傷人苟不除絕則爲害正
未有艾因念雲房臨別贈言若不與人爲害者不傷一草一本則此虎旣害人
殺之良亦不妨方洞賓遲滯思慮之頃衆人又力言法助洞賓乃允卽以所背
劍拔之出鞘按雲房青龍劍法望嶠擲去第見白光萬丈虎聲如雷衆人於剎
那間昂首視虎則已鮮血淋漓墜於山下衆驚爲神異齊至洞賓前跪謝卽請
問姓氏洞賓笑而不答但收劍歸鞘尋山徑而去又浪行深山冷谷中約二十
餘里至一處峭壁萬丈長松接天登高一覩吞吐雲霞噫是何山耶蓋卽老君
所居之華山也洞賓四處觀覽覺此山之結秀毓塞果別出尋常眞各賢隱跡
之鄉仙子傳眞之處也乃爲詩曰

山聳霄漢外雲裏路峇嶢瀑布流千丈如鋪練一條下有棲心窟橫安定
命橋巍巍鎮世俗華山名獨超

吟畢卽有鶴白飛至其聲素然洞賓引領望之心曠神怡鶴見洞賓振翮至前意有所陳洞賓審其志卽跨乘之鶴負洞賓而飛直上山巔蓋其處非人力所能至尤非常禽俗獸所得而進蓋天地之至秘也洞賓騎鶴至極巔棲息於巨石前鶴振翼復飛去洞賓視之乃石門也

十五 路迷桃花源泉

石門者弟一洞天之門也爲老君晏居之所諸仙皆在此聚集不成道者不能猝進鐵拐之冠仙籙鍾離之入仙班皆於此定之而所謂石門者初非平常之門俗人遇之則見巨石壁立荒草蔓生而已洞賓因已得雲房授訣故知爲仙跡神居也方洞賓木立門前進退超超之際忽一童啓門而出爲狀如侍者一見洞賓卽至前詢曰汝非永樂縣人呂巖耶洞賓肅然答曰良然乞仙童引度童搖首曰汝塵緣未滿雖有道術不能入此門須速回去待道成自能入此也言次以手向空中招展俄見向所騎白鶴飛至童呶呶與之語若告鶴以去路

者顧洞賓則不解鶴見童子伏如黠鼠似俯首聽命狀童言已突入石門門闔如故但見荒草細樹裊裊然風動而已洞賓無奈只得敗興而返鶴近前就之洞賓遂一跨而上初不知鶴飛何去空行萬里朦朧在九霄雲外洞賓雖未能入門究至道而來去自然亦頗適性繼至一處鶴望空而下洞賓遂舍鶴登陸所見則復爲人世俗狀矣鶴俟洞賓既下卽又遠去固不審其何適也洞賓遂獨步野田中至數里外見溪流中有菜大如瓢順水而下知附近有人家復行四五里則見行人三五羣有聞有小孩嬉笑聲居民礮磨聲詢之則爲河南境中之市鎮此蓋其鎮外之鄉狀洞賓因由行人所往之路漸漸入市果見市纏繁華店舖櫛比滿衢士女往來如雲絕不似窮鄉僻壤之苦况周圍審視意興逸然方上下凝視之際忽見一女子珊珊行街市中年方二八神迤洛妃輕盈間雅之態窈窕妖嬈之狀爲洞賓從所未見而眼澄秋波眉秀新月又令人目眩神昏處處注意其步舉一時行人大譁以爲此曠代美人何自而來真有如

李白所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庶足以擬其萬一也洞賓一見其狀雖已得道果亦爲之不安自念廣寒仙子水月觀音亦曾見之屢矣曾未有如此妖態動人者傾國傾城之色不度人世間亦果有之宜前人有沉魚雁落之慨也因不覺心動遂問隣居乃知其名曰白牡丹蓋藥鋪中之女子也洞賓聞知女之來歷卽尾其後而行約五十餘步女乃入一鋪昂首望之則果爲一精雅之藥肆也遂立於門外徘徊久之而心意遂爲女攝去頗覺不能自安此太上所以謂其塵緣未滿而不許其入石門也亦見求道之難幾幾乎以洞賓數年之修養盡付於白牡丹之一笑矣

十六 牡丹花下三戲

白牡丹者家故閩河南洛陽人也自其祖父退職回籍而其父又不能繼承緒業遂至流爲商人其父晚年習岐黃之術深有心得因糊口無法遂設藥肆於鎮中以爲贍家之計時白牡丹僅十餘齡耳未幾其父見背白牡丹賴母氏

撫養家無叔伯又乏昆季於是肆中之出入措置皆白牡丹一人當之其母僅爲監督而已惟白牡丹年已及笄在理宜爲其擇婚其母又以他無所出愛之逾恆須得一乘龍之壻以配雖遠近豔白牡丹之色爭婚者滿座而其母卒未輕可也以是白牡丹尙待字閨門狂蜂閒蝶時時窺之而白牡丹亦殊守正不爲所動乃至孽緣之來而令將成道之仙人躍入情網甯不大可怪乎蓋洞賓自見白牡丹卽戀戀不置以爲此女之飄飄出塵必非凡俗其顏色之豔麗舉止之清雅獨得天地之秀氣苟與之携手玉京同朝紫府其樂當爲何如一念既決遂於無人處立幻化爲一美少年以劍點成隨行童子復以細土粗沙團之爲黃金白銀乃至白牡丹之藥肆而購藥白牡丹一見此絕麗之少年卽爲所動秋波盈盈時時偷眼以覷洞賓洞賓亦窺其意所屬故爲冶容蕩姿問某藥有備否又問某藥價幾何目成片語戀不肯去一時之間竟使二人惺惺相惜猶之膠漆之忽契直不能使之分離久之日暮洞賓不得已乃返時白牡丹

之母亦坐肆中見洞賓翩翩年少美出人寰又觀其舉動乃似豪公子亦頗有意屬之及洞賓既去因私語其女曰適來公子貌麗而神怡汝意云何白牡丹含笑不語其母知己默許心意至樂惟惜少年既行不知其何時得來引爲私慮詎知明日之日而店又忽現慘綠少年之影蓋洞賓已爲情所迷不能契置也白牡丹母女者見洞賓再至幾欲以意白之而又慮冒昧太甚洞賓欲陳言亦恐其不許未能啓齒久之洞賓不耐詢曰令娘已有所字否不圖洛小市也乃見仙人其母問言卽應曰貴公子似非本處人奚以來此盍不小坐言次招洞賓入命其女供茗享之因歷歷問其身世洞賓亦瑣瑣啓白時白牡丹則斜倚店櫃時以目睨視洞賓洞賓心神迷住直欲向前撲之以遂其望而卒格於禮義未能爲粗魯之狀洞賓與白母對語良久漸及於婚事各已默許最後洞賓則情不能已目注白牡丹之鬢影幾欲魂飛雲霄母見二人亦殊可憐然以禮尙攸關未能邀洞賓下榻洞賓亦只得別去明日洞賓侵晨至白牡丹見濃

妝候於門。其母適已外出。二人相見。樂極如曠。夫怨女兩不自解。白牡丹乃引洞賓入內室。洞賓忽伸手摟之。方春情濃發之際。肅然一聲。則有巨蟒自棟宇下掠洞賓之身而過。洞賓大驚。謂白牡丹曰。幾敗吾事。雖然。幸毋害言。次決然拂袖而行。

十七 一念錯犯天譴

洞賓忽然爲覺悟之狀。白牡丹大奇。幾欲往前攔阻。洞賓見其狀。恐女心爲所迷惑。侃然曰。適向巨蟒自余身而過。汝豈不見之乎。白牡丹搖首示不見。洞賓曰。余本道人也。巨蟒爲余師所幻化。師意慈善。雅不欲令汝懼。故不汝見耳。余頃者爲汝色迷。幾墮於魔。劫中非師點化。此生休矣。今告汝余與汝只一摟之緣耳。他日玉京堂前或有會期。言次立化爲老人狀。白牡丹見之大懼。洞賓遂揚長而出。自是不復至。白牡丹經此倏變。視爲妖異。然妖決不至不淫而已。又信仙言勿誤。方夷猶問其母。忽至詢曰。少年來乎。汝輩諒成好事也。白牡丹驚。

惶之餘不審所對。母復對之而笑。以爲小女子被人憐宜如此也。良久白牡丹乃如夢始醒。因告母以所遇。母初不信。白牡丹力白其眞。母女遂相駭嘆。自是以後。白牡丹之腰臀間。乃特強壯。終身俯仰歷碌。不知所苦。蓋仙人一摟之力也。母女知少年爲仙人。亦大悔以爲當時何不求其一度。卽吾藥肆中亦可獲利。如操券矣。然而自此更無洞賓之跡。白牡丹遂適一商人。以終閱者諸君洞賓一摟白牡丹卽能使白牡丹終身無病。其言非太過也。蓋其時之少年春情勃發。雖有大力莫能止之。因卽以平素所修養之力。皆供給於女子腰間。故其能康壯無恙。而在洞賓則經此一摟。已損其精神能力不少。當日狼狽出店。心意成灰。念自少至今未近女色。今乃倏近芳澤。其害已不可勝言。苟與之比翼雙飛。不知此身將落何層地獄也。且行且思。不覺已出街市。昂首望之。則一野曠。俯仰間見五色雲自遠而至。瞬卽躍下一人。視之雲房也。雲房見一洞賓已不是往日樂快視其狀。如有盛怒。洞賓再三請罪。雲房曰。余以爲汝樂道耳。不

知獸性。尙未除。更何論爲仙。如此漫遊浪行。雖在人間。亦所不齒。况爲修養之士乎。今與汝約。自後在世度人。須贖汝此愆。九十九倍。始能許汝入余門。否則其將余前授之術。悉以歸余。余不欲有此逆弟子也。洞賓再三哀請。願守師約。以度人世。雲房始首肯。因又曰。余以前次屢試汝。並無習染。故言之。老君老君。誠謂汝塵緣未滿。不能登仙。汝往華山時。特囑童女送至此。不圖汝果陷此溺井也。余以師弟之情。故爲汝一拯之。汝身近濁物。須以時靜養。始獲平安。自後切記勿忘。言旣憤憤然。駕雲而去。洞賓長跼送之。至於不見而止。自是一心立志。不爲魔劫所染。遂如雲房之言。而度世。

十八 黃鶴一去不返

洞賓被雲房斥責。力改前非。乃歷遊國中。以自贖罪。所至幻化俗人。一如市井商賈之狀。不使人知。旣而至大江南。北入楚境。遊於岳陽之間。以賣油爲名。自計有買不求添者。度之賣。幾一年。卒無所遇。一日有老嫗持錢市油。洞賓與之。

卽持去訝而呼之問曰凡買賣者皆求盜汝獨不求何也嫗曰所欲惟此何敢求益且商賈信人也豈有獨欺嫗是以不貪求洞賓曰汝家何處嫗曰距此未遠君如過舍一談深所願也洞賓從之既至其家嫗遂出酒飲洞賓爲狀甚慈善洞賓感之見其屋後有井乃以米數粒投井中謂嫗曰賣此可以致富嫗留之不答而去回視井中水皆酒也始悟賣油者爲異人洞賓以此爲嫗所識不能復在岳陽乃遊江淮時有蛟精出沒淮水或作大雨沉去州縣民房或化狂風覆往來客船或幻爲士人淫亂良家子女亂者非病卽死人甚苦之官中百計驅逐不能去害是時府縣正設醮出榜求異人伏妖適洞賓至自言於府縣曰我能除此汝等勿憂府縣喜甚卽請行法洞賓拔劍揮舞立擲水中須臾淮水盡赤一大蛟死於水面轉瞬間劍復自水底飛回躍入鞘中衆皆驚異求問姓名洞賓笑曰貧道不計功名何必留此府縣酬以金帛亦不受自是遂去江淮仍復至岳陽或施果於街市或遊玩於鄉村欲得正心好善者度之通都竟

無其人。適有辛氏素業酒肆。洞賓往其家大飲而去。竟不以錢償之。辛氏卒。亦不索。明日又至。飲之而去。如此者幾至三月之久。念辛氏固慷慨之家也。待我如此。待他人當亦仁厚。不可不以報之。乃復至其肆。呼主人謂之曰。多負酒債。久未能償。因命取橘皮畫一鶴於壁上。曰。但有客至此飲酒者。呼而歌之。彼自能舞。以此報汝惠酒之德。數年之內。可以富汝矣。主人又留之飲。乃竟別而去。後人至飲者。但呼之。鶴果從壁上飛下跳舞。萬狀既畢。復居壁上。於是遠近來觀。播爲異事。飲者填肆。不數年果大富。一日洞賓復至。主人見其入。延歸拜謝。洞賓問之曰。來資可足否。主人曰。富有餘矣。願謝仙人。洞賓遂三弄其笛。其鶴由壁上飛去。賓前跨之。乘空而去。主人神異其事。詳之於官。官查其言不誤。遂於跨鶴之處。建一樓爲黃鶴樓。唐崔顥有詩題其上云。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十九 仙童力除左道

洞賓乘壁上黃鶴駕空飛去。因歷遊國中。以達其濟世之目的。時在天空下望。忽見一黑烟冉冉上升。狀如瘴霧。知必爲妖異。卽釋鶴而下。至地上察視。見一名第宅輝煌。門前如設醮狀。有一老道士高坐臺上。信口胡念。下有男女二三十人。伏下聽命。四面圍立以觀者。不知其數。洞賓見道士形狀獷惡。度必爲敗類。乃幻爲一童子。自衆人中而入。卽問道士所此何爲。衆人搖首示警。意不敢多言。洞賓遇人卽詢。必欲一知底蘊。爲快繼遇一老者。站立門外。洞賓前叩之。老者執其手曰。童子勿多言。此老道士深有法術也。多言卽遭禍。洞賓曰。長者見示。安敢不從。然道士如此何爲。乞翁詳言其法術。老人笑而不答。洞賓復請老人。乃攜之行。約十數武。外始立於道中。而語蓋恐老道士之聞之者。老人曰。此家張姓。爲里中巨族。余隣居也。頗知其事。張有女年及笄矣。前此患病。遍延名醫無效。卜之曰。者謂有妖護身。須令方士除之。因四出以求有道之士。至月

餘○有○一○人○至○自○言○爲○江○西○龍○虎○山○張○天○師○之○後○卽○今○日○所○見○之○老○道○士○也○老○道
 士○至○張○氏○之○家○謂○病○則○必○能○使○愈○惟○張○女○須○歸○其○配○娶○張○姓○無○如○之○何○只○得○應
 之○今○方○爲○符○呪○以○療○疾○如○其○或○痊○則○張○女○終○歸○道○士○之○所○有○矣○蓋○道○士○能○醫○人
 亦○必○能○害○人○也○洞○賓○聞○言○大○悟○一○揖○於○老○人○之○前○曰○長○者○所○見○深○合○事○理○余○將
 再○往○觀○道○士○所○爲○以○覘○其○究○竟○老○人○顛○首○曰○佳○遂○復○偕○行○同○入○張○氏○之○宅○時○見
 道○士○右○手○握○劍○左○手○托○杯○口○喃喃○作○符○呪○良○久○乃○自○臺○一○躍○而○下○在○道○士○前○所
 伏○之○男○女○至○此○亦○起○道○士○爲○衆○曰○余○今○召○神○道○爲○張○女○驅○惡○魔○諸○君○皆○所○目○睹
 以○後○張○女○果○愈○當○歸○貧○道○亦○請○以○諸○君○作○證○衆○有○應○之○者○亦○有○遲○疑○不○答○者○洞
 賓○忽○挺○身○而○出○曰○道○人○法○術○果○妙○然○吾○聞○有○道○之○士○以○濟○世○爲○的○道○人○旣○濟○張
 女○又○何○必○強○之○以○歸○是○則○道○人○之○醫○疾○專○爲○女○也○於○理○殊○屬○不○合○道○士○聞○言○目
 灼○灼○視○洞○賓○頗○似○盛○怒○而○又○不○敢○明○言○良○久○乃○曰○童○子○勿○多○言○余○非○強○張○氏○女
 蓋○彼○張○姓○之○允○我○也○張○姓○謂○女○之○病○旣○劇○畢○竟○一○死○有○能○治○女○疾○者○以○女○妻○之

余老矣。毋庸女。然余有一友。少年美貌。余將作伐也。他非所求。洞賓曰。吾見道人自欺耳。安有所謂友者。今童以好意告道人。道人果爲人療疾而不求報者。卽誠意。否則衆將謂道人妖術。以惑世。洞賓發爲此言。聞者皆恐有竊竊而議者。謂此童何人。敢大聲言此意。其死期未遠矣。道士至是果大怒曰。汝一童子。敢妄加非議。今憐汝年小。不則乃公將生啖汝矣。語時憤慨異常。洞賓乃笑曰。道人高年有德者也。何其善怒。若此言。次有一人出而語洞賓。勸童子勿言。意恐道士施術必無幸也。詢其人。乃知爲張宅之主人。

二十一 活割額血療疾

主人出語洞賓。聲嘶氣餒。爲狀若甚疲。洞賓曰。世安得有理。余雖旁觀。心實不平。試問張翁。以令媛閨門清寂之女。而適一老道士於心安乎。吾今實告翁。令媛之病。卽此妖道爲之也。道士一聞此言。怒不可遏。以大肆咆哮力呼於衆曰。不殺此童。無以見眞理。張翁見狀亦甚恐。遂出而請緩頰。道人不允。洞賓亦出。

而○答○曰○無○論○妖○道○如○何○處○置○童○一○命○耳○安○所○懼○爲○語○次○行○至○道○士○前○道○士○卽○伸○手○力○握○其○臂○緊○嚙○其○齒○欲○生○啖○之○而○甘○心○者○洞○賓○怡○然○亦○以○手○握○道○士○臂○道○士○大○窘○百○計○無○出○觀○者○神○悚○骨○貶○爲○之○殼○棘○不○安○皆○相○顧○失○色○曰○此○童○蓋○亦○有○道○術○者○也○時○道○士○計○無○所○脫○忽○以○右○手○出○袖○中○七○首○力○刺○洞○賓○七○首○三○刺○卒○不○可○入○第○聞○砉○然○一○聲○則○七○首○之○霜○鋒○已○中○折○衆○又○驚○曰○此○童○子○技○精○矣○不○知○道○士○將○奈○何○方○嘖○嘖○稱○異○之○際○道○士○忽○噴○火○光○焰○燭○天○童○身○卽○復○不○見○衆○疑○爲○已○被○火○燒○死○相○與○惋○惜○或○見○火○勢○有○奔○出○門○外○者○移○時○道○士○口○中○之○火○已○寂○見○童○依○然○直○立○謂○道○士○曰○今○汝○尙○有○何○術○道○士○大○懼○欲○奔○退○洞○賓○力○前○促○之○曰○左○道○惑○衆○於○茲○數○年○却○財○淫○人○不○知○其○數○今○日○尙○欲○逃○耶○余○方○路○經○此○卽○見○黑○烟○朦○朧○知○爲○汝○妖○崇○亦○知○天○道○照○彰○汝○罪○當○死○乎○言○次○以○手○按○其○額○道○士○卽○呆○立○不○動○張○翁○見○狀○大○喜○卽○下○拜○童○子○請○求○姓○名○洞○賓○曰○翁○勿○喜○亦○勿○多○言○令○媛○已○遭○火○劫○矣○翁○聞○言○疾○奔○視○女○俄○而○出○曰○果○然○余○女○焦○頭○爛○額○矣○今○且○奈○何○翁○且○言○且○

哭求童指示。洞賓曰：翁當知之。令媛之疾，皆妖道手造。彼以眩君女色，故特設此以欺君。所以被火劫者，以女魂在妖道之身。妖道噴火時，波及之也。翁立求救援。洞賓曰：今惟道士之腦汗可以療疾。言次，又按道士之額。道士乃下拜乞恕。洞賓曰：汝罪已不可逭。今張女病且死，須得汝腦汁治之。汝自宰割可也。道士又長跼乞宥。洞賓嚴拒不許，乃出袖劍與道士命之自割。道士曰：求仙人普澤爲我留一線殘喘，則戴德無既。言時且哭且叩首。衆見道士一白髮之老人，乃跪於十餘齡小童前，引爲異觀。道士叩首久之。洞賓詢曰：汝自後尙敢取少年婦女之精乎？道士曰：不敢再犯。天譴洞賓曰：汝自後尙敢出而現身乎？曰：不敢再蹈匪彝。洞賓乃曰：上天有好生之德。今且宥爾。道士又再拜謝恩，乃自割其額際，取一金黃色之血塊而出。洞賓視之，斥曰：此何能救女？不足數也。道士又割如前，復出血塊如前狀，以與洞賓。並復懇曰：此爲小人留生計，乞仙人海涵。洞賓曰：去休。道士乃起，抱頭鼠竄而出。衆人嘖嘖目送之，究不審道士何爲。

也。

二十一 大樹接藥生春

道士既出洞賓謂翁曰妖道修煉三。四。十。年。平。生。以。吸。收。男。女。之。精。爲。其。充。補。故。額。際。有。精。血。頃。之。噴。火。而。出。者。雖。屬。妖。異。亦。卽。屬。此。也。令。媛。遍。體。既。焦。爛。得。此。敷。之。卽。能。立。愈。自。此。終。身。無。患。矣。翁。再。拜。稱。謝。卽。持。血。塊。二。搗。之。如。糖。質。乃。敷。於。女。之。周。身。轉。復。請。於。洞。賓。曰。仙。人。惠。澤。一。家。何。以。爲。酬。洞。賓。搖。首。笑。曰。翁。意。吾。知。之。矣。吾。終。身。未。娶。最。忌。婦。女。苟。以。此。而。獲。翁。酬。與。妖。道。相。去。幾。何。矣。欲。辭。而。去。翁。苦。留。之。衆。有。請。於。洞。賓。者。曰。仙。童。既。令。老。道。士。剖。其。額。彼。道。士。不。知。復。能。生。活。否。洞。賓。曰。毋。害。彼。方。苦。求。余。留。一。殘。機。正。爲。此。也。余。之。所。以。不。殺。彼。者。亦。以。其。術。窮。盡。故。舍。其。軀。殼。耳。否。則。大。害。不。除。何。可。寬。縱。今。彼。雖。能。生。活。世。間。然。終。身。不。能。用。其。術。矣。其。較。常。人。且。加。弱。懦。也。是。益。其。噴。火。時。悉。去。其。精。華。而。爲。余。堅。握。手。臂。時。已。折。其。鋒。鋌。矣。衆。疑。大。解。有。求。其。醫。治。者。有。請。其。解。厄。者。

洞賓曰。余奉天帝之命。來此瞬。卽當還。不能爲汝輩周旋。出門遇老人。卽向之告洞賓。以道士來歷者。洞賓見之。卽挽其臂。曰。老人善人也。吾當赴君家一遊。老人喜。極導之以行。張翁恭送洞賓至門。遂歸。已宅。洞賓入老人之家。見其屋後有大樹。乃拔劍斬之。以藥石置其傷處。曰。此樹後日可製藥。醫百病。均能醫治。雖一葉一枝。皆效也。惟折枝取葉時。須以指擊其傷處。則大驗。老人唯唯從命。洞賓遂出。老人堅留之。不果。洞賓遂駕雲遠颺而去。自是張女之病。越三日果愈。遂終身無患。老人屋後之大樹。自洞賓斬幹接藥後。枝葉扶疏。其氣芬芳。邑中有病者。無論所患若何。得一枝一葉。皆愈。老人心平氣和。亦賤估之。里中旣澤其惠。而老人亦致富。仙童之名大噪。無老小長幼。皆口碑載之。未幾。老人死。其子貪得無厭。昂其值。而力索人求一葉一枝者。非數金不能致。其有病延旦夕而僅屬一絲者。向之索藥。先必納金若干。然後允其入室。邑中人貧不能出者。無法得藥。乃深夜盜之。然不諳以指擊傷之法。又多無效。於是邑人憤憤。

然相謀曰必去此樹使同歸於盡遂率衆至其宅竊鋸之鋸半日未得入羣以爲仙人之法深也乃訟之城隍神謂此本仙童點化以濟邑人乃今有人佔之爲己座乞神力助之以公衆牒上三日樹忽萎枯不獨失其葉石之効用兼不能取之爲榦材也老人之子憤極怨邑人至於切齒忽有一丐至門告之曰汝屋後之大樹萎枯汝自召也苟不善以謀生則後患當無已時言已不見自是老人之子遂不敢肆行邑人皆傳爲前日之仙童也

一十二 漢江洛陽訪舊

洞賓自幻爲仙童救張氏之女卽駕雲而復遊岳陽至前日買油老嫗之家問其井中售酒之利及至老嫗已死其子亦外出但有媳在門前詢其狀對曰酒固獲利厚也惟余家畜鷄猪今乃不得糟糠之食雖獲利亦殊美中不足洞賓嘆曰甚矣人心之貪無厭也安坐而得酒既售之矣猶嫌糟糠之莫給其奈之何遂謂其媳曰汝欲得糟糠乎余爲汝謀之何如其媳信而大喜願求教洞賓

乃赴井中取米而出。顧謂婦曰：自是不患無糟糠矣。言次，立出。婦視之，井中皆爲濁水，遂不能復得。洒始悟此爲仙人與奪也。懊喪不能自置。顧亦無如之何。洞賓旣悟，老嫗之媳貪多不厭，因念及前此老人屋後之樹，今且如何？母亦如此而妄求乎？遂駕雲霧視之。及至老人家，適爲邑人訟城隍之時，因代接牒閱之。乃知以此樹而興訟端，因卽至其屋後，拔劍揮樹，樹立枯。而老人之子猶未已。故遂幻化爲丐，以鑑之二事。旣畢，洞賓遂行。忽聞邑人中有語及洛陽者，知距此不遠，因追憶前此白牡丹事，遂信步而覓。昔日所見之市鎮，至其處爲狀，依然不改。惟街市略較繁華耳。因問市人：有某某藥鋪者，多答以不知。惟一老者聞之，對曰：三十年前曾有此鋪，今則滄桑幾經，不獨店面無存，卽街道亦略易矣。言次，目注洞賓，若訝其問之奇。洞賓又曰：此藥鋪中有女主人，名白牡丹者，翁當亦知之。老人聞言，益奇笑而答曰：汝年少而所問皆舊何也？白牡丹爲當時美人，固主此店，以召客。余年少時亦嘗見之。自其母死後，卽適鎮中黃。

氏。今其人尙健在。洞賓曰。所居在何處。翁可引我往見否。老翁顛首曰。可。遂爲言其路徑。並曰。至一僻巷。前有雙扉。作黑色者。卽其家也。洞賓從其言而行。果見一小巷。巷中一家。黑扉洞闢。有老嫗。鶴髮鷄皮。坐門前。曝日視其狀。殊猙惡。因知黃氏之貧矣。洞賓入問。嫗曰。此非黃宅乎。嫗曰。然。洞賓曰。前有某藥鋪之。女曰。白牡丹者。適此家否。嫗聞言。驚而起。問曰。客何來。何有此問。何以知此家爲白牡丹也。嗚呼。客言良然。余卽白牡丹是。

一十二 泥丸着手長生

方老嫗對答之頃。洞賓近前視之。亦爲之興感。竊自嘆曰。嗟乎。人生如寄。昔日美人。今日骷髏。苟非余師焉。有今日。今而後。知仙人之足貴也。洞賓感慨有頃。乃謂嫗曰。白牡丹原爲老姥乎。冒瀆乞恕。嫗曰。毋妨。賤人何足齒。不知公子至此。究何所云。然。洞賓曰。余見老姥形雖衰頹。而精神尙矍鑠。想前此或有異遇乎。嫗嘆曰。公子之言。然也。老婦年少時。遇一異人。得終身無病之術。自今思之。

尙悔當初不小忍而使異人遠去。苟能隨彼而行。或將登天堂上玉京矣。安至今日守僻巷而爲窮婦哉。洞賓曰。余爲此言。蓋有由矣。余自泰山至此。途遇一道人。贈我一丸。囑我至此間。問白牡丹者服之。可得長生不老。並言服後如能養心修神。則此後當超昇仙界。故特至此謁老姥。語次。山袖中出一泥丸。與之。嫗拜受。再三留洞賓入家就飲。洞賓曰。余爲商人奔走市肆。殊無暇晷。尙有白銀五十兩。爲姥修養之資。言次。亦出而贈之。嫗卽在洞賓前叩首銘感。至於不可名狀。及旣起。則客已失所在。但見有巨蟒隱隱似空中飛去。嫗乃頓悟。憶少年時所遇仙人。卽此人也。遂立服其泥丸。收其金爲修養之資。年八十乃爲鬼仙子孫。亦甚昌富。至今豫人能詳之也。蓋洞賓當時贈金轉化爲巨蟒者。曾告其少年時之狀況。而使之一心修養。惟嫗以俗塵旣深。故一時不得超拔。卒乃爲鬼仙耳。自此一行。洞賓乃出河南界。至江西境。又謁前次割額之道士。而道士亦鬚髮盡白。將就木矣。洞賓憫其情。復厚恤之。更幻化種種商賈小販。以惠

江。西。人。民。又。化。爲。船。戶。泊。舟。於。荒。野。間。遇。善。人。而。濟。所。惠。已。及。千。百。人。一。日。夕。陽。西。下。靄。靄。雲。堆。望。之。天。將。下。雨。洞。賓。思。今。日。當。無。人。復。至。矣。乃。停。舟。而。登。岸。行。數。武。忽。見。遠。空。有。白。鶴。前。來。遂。至。洞。賓。之。前。而。止。洞。賓。始。悟。塵。緣。已。滿。因。跨。鶴。乘。之。鶴。飛。如。電。轉。瞬。至。一。處。而。止。視。之。卽。前。日。華。山。上。之。石。門。也。卽。有。仙。童。前。來。接。駕。叩。石。門。而。入。輒。見。仙。草。瓊。樹。嫩。綠。成。趣。雖。桃。花。源。泉。蓬。島。勝。景。亦。無。以。埒。之。旣。入。至。一。殿。視。之。則。爲。第。一。洞。天。也。遂。由。仙。童。引。入。則。老。君。高。坐。殿。上。麻。姑。列。其。左。鐵。拐。鍾。離。均。在。前。洞。賓。入。拜。老。君。宣。判。示。命。以。次。列。其。下。洞。賓。謝。恩。乞。拜。其。師。鍾。離。自。此。遂。居。洞。天。中。盡。仙。人。之。樂。趣。矣。

二十四 洞賓仙籍添名

自。周。至。唐。二。千。餘。年。在。人。世。中。不。知。過。幾。何。歲。月。矣。而。老。君。則。依。然。皓。首。童。顏。靜。居。華。山。鐵。拐。李。玄。與。鍾。離。擢。尹。喜。皆。在。老。君。之。側。晨。昏。侍。衛。或。遊。西。域。或。往。蓬。島。其。樂。怡。怡。洞。賓。旣。入。洞。天。老。君。以。其。道。成。無。缺。而。以。前。次。所。犯。天。譴。亦。已。

自贖因命列入仙籍至宋靖康宣和年間徽欽二帝以好道致方有林靈素者
言能術遣神鬼百物得符咒致之徽宗深信其言日夜建道場靈素性本不淨
雖法術超脫終非善類一日設醮宣和門有司畢集百官均至徽宗親自焚奏
極一時之盛既畢帝問靈素曰卿所爲究能動天聽否召何鬼神前來至此盍
盡言之靈素啓奏何神何鬼言之歷歷忽於衆人中有童子擲盂而走視之已
駕雲霧之上察所擲盂有詩二句云『洞賓識得林靈素靈素如何識洞賓』
衆知爲神仙下凡相將叩首是爲洞賓名揚人間之始其後民家設乩張筵每
有洞賓神迹爲詩秀而清不染絲毫塵埃鄉里縉紳類能言之然亦有冒爲洞
賓之名者宋南渡後有士人至杭州城隍山遇一道士言能斷百事休咎斷之
之法卽賴乩語或爲蜀漢關公或爲鐵拐李玄或卽爲呂洞賓也所請神祈皆
卓卓有名者實則道士之手術有以致之初非眞能召神者士人信以爲眞以
母病求之乩大書云汝母病在理則不起感汝孝恩當延其壽但須香火之資

若○千○書○畢○乩○忽○止○道○士○言○此○爲○呂○洞○賓○其○字○怪○草○多○不○可○識○蓋○道○士○糊○口○之○術○
每○以○此○也○不○圖○乩○方○靜○止○之○頃○無○人○把○持○忽○鶴○立○而○起○書○曰○左○道○惑○衆○實○犯○天○
譴○余○純○陽○子○也○茲○告○汝○輩○自○後○勿○輕○信○乩○語○某○母○之○病○能○不○藥○而○痊○某○氏○所○詢○
當○如○何○皆○一○一○判○之○書○畢○道○士○忽○倒○地○神○色○慘○白○良○久○始○起○已○不○能○言○自○此○無○
人○復○問○覘○而○純○陽○呂○洞○賓○之○仙○名○大○著○今○黃○鶴○樓○上○曾○塑○其○神○像○二○一○爲○短○笛○
梅○花○騎○鶴○之○狀○一○爲○睡○臥○榻○養○心○之○狀○鄂○人○云○革○命○以○前○純○陽○祖○師○之○顏○色○每○
似○有○汗○光○栩栩○如○生○今○則○還○泥○色○矣○不○知○何○故○意○自○唐○以○來○又○兩○三○千○年○矣○而○
能○使○信○仰○者○如○此○豈○非○仙○人○之○道○固○康○壯○而○有○力○哉○則○知○當○日○之○修○養○正○不○易○
易○也○洞○賓○入○洞○天○時○卽○與○衆○仙○參○道○自○張○果○老○煉○道○將○成○因○奉○老○君○之○命○出○而○
引○度○余○書○至○此○所○述○洞○賓○之○仙○迹○已○終○而○因○將○易○筆○墨○以○言○張○果○老○矣○